



·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七十 ·

十輩班禪圓寂轉世與十一輩班禪坐床之經過

· 著 和 子 孫 ·  
· 行 印 會 員 委 藏 蒙 ·

# 十輩班禪圓寂轉世與十一輩班禪坐床之經過

## 目次

壹、前言	一
貳、十輩班禪之圓寂與轉世	九
參、十一輩班禪之確定與坐床	一八
肆、餘波	三四
註釋	四〇

# 十輩班禪圓寂轉世與十一輩班禪坐床之經過

## 壹、前言

達賴、班禪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活佛，三百多年來，除短期政治實權在額實汗等掌握外，久為藏地最高政教領袖，故有天上的太陽月亮，地上的達賴班禪之喻。此二者之間，復因長期互為師弟，關係密切。一般而言，達賴世俗政治權力較大，為藏地最高統治者，但就佛教而言，藏胞咸信達賴為觀自在菩薩（觀音）化身，班禪則為無量光佛也就是阿彌陀佛化身①，班禪世俗權力不如達賴，宗教地位則並不稍遜。當達賴、班禪同在藏地之時，固一切以達賴馬首是瞻，共尊達賴為政教領袖，但若達賴因故離藏，不能在藏執掌權力，縱然另委攝政，只要班禪留在藏地，即為藏地政教領袖，故達賴、班禪不但同受藏胞敬仰愛戴，亦同受朝廷中央政府重視。至於此兩大活佛的傳承，則實行藏傳佛教特有的活佛轉世制度。

清太宗崇德年間，格魯派為了生存鬥爭，五輩達賴與其師四輩班禪密商，招請青海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碩特部領袖顧實汗入藏，崇德七年（一六四二）盡奪藏地噶瑪政權，為西藏三部之王，顧實汗並以西藏三區十三州政教全權，悉以「供奉」第五輩達賴喇嘛，達賴雖得建立「噶丹頗章政權」，政治實權仍在顧實汗之手。顧實汗認為迎彼入藏與班禪關係密切，順治二年（一六四五）贈扎什倫布寺住持羅桑卻吉堅贊（一五六七—一六六二）「班禪博克多」稱說，自此有了班禪的名號，是即四輩班禪，並上溯其前之三位扎寺住持為一至三輩班禪。康熙五年（一六六二）四輩班禪圓寂，扎什倫布寺為其建立第一座肉身安放的金靈塔，從此開始了班禪活佛轉世制度。五十二年（一七一三），清朝封五輩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賜金冊、金印，正式確定了班禪的地位。藏人有謂「額爾德尼」「只是一個頗通用之蒙古高僧尊稱，並非班禪大師之獨享名號。此授受形式為一種供奉形式，並非皇帝從上而下之賜封形式。」<sup>②</sup>。若非另懷他意故為曲解，即對歷史事實瞭解不深。

宗教領袖之傳承，既不能如世俗君王藉婚姻關係取世襲之制，又要維護活佛

原有之威望信仰不稍減損，加以佛教盼以生生相繼之生命，務以完成必欲完成之大願，於是發展出藏傳佛教的活佛轉世制度，意謂活佛不過轉換另一肉身，新的靈童（即呼畢勒罕）自始即繼承其先世活佛的神聖性情，先世活佛原有的一切，在新的靈童身上絲毫無損，信眾對他的信仰亦應一仍其舊，略無更改。其轉世情形，大致在活佛圓寂前後，會留下若干癡兆，譬如即將轉世，轉世方向等，事後再由其主要徒眾，經過打卦問卜、神湖觀景，持先世活佛遺物多方尋訪，待覓得靈異幼童，經過各項測試考驗，確認靈童實為先世活佛呼畢勒罕，除將靈童迎回奉養，並按宗教需要逐步教育，另擇適當時間舉行坐床，新輩活佛乃正式繼承前輩活佛之職權與地位。

因活佛地位為權勢所在，轉世制度形成之初即充滿舞弊鬥爭，日久弊深，如乾隆五十八年三月戊申（一七九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諭即謂：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係宗喀巴大弟子，世為黃教宗主，眾蒙古番民素相崇奉。近年因指認呼畢勒罕之古爾登巴等法術無靈，不能降神，且徇情妄指，或出自族屬姻婭，或出自蒙古汗王公等家，竟與蒙古王公、八旗世職官

襲替相似，論以佛法，必無此理。：：以致眾心不服：：。朕護衛黃教，欲整飭流弊，因制一金奔巴瓶，派員貴往，設於前藏大昭，仍從其俗，俟將來藏內或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大呼圖克圖等呼畢勒罕時，將報出幼孩內擇選數名，將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寫一簽、入於瓶內，交達賴喇嘛念經，會同駐藏大臣，在眾前簽掣，以昭公當：：」③。

上諭所稱「因制一金奔巴瓶，派員貴往，設於前藏大昭，仍從其俗，俟將來藏內或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在眾前簽掣，以昭公當」，即指上年平定廓爾喀後，福康安奏請制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頭條所定「金瓶掣簽」，為確認達賴、班禪各大呼圖克圖身分職位之定制④。

所謂「呼圖克圖」，亦作「胡圖克圖」或「胡土克圖」，為藏傳佛教即喇嘛教中大喇嘛之名號。有謂達賴、班禪轉世須經中央政府以金瓶抽籤決定方能生效為「捏造」，「金瓶制度只是當年少數次用作輔助確定少數轉世高僧身份之用，並非用作遴選達賴及班禪大師的一種特別制度」⑤，顯然忽視了歷史的事實。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二月十七日，十三輩達賴喇嘛在拉薩圓寂，政

府為免活佛轉世過於浮濫，並重申中央政府之權力，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二月九日，國民政府公布〈管理喇嘛寺廟條例〉，其第二條規定：喇嘛之轉世，以前曾經轉世者為限，其向不轉世之喇嘛，非經中央政府核許，不認為轉世。第七條則規定：喇嘛之轉世、任用、獎懲、登記辦法由蒙藏委員會擬訂，呈請行政院核定之。次年（一九三六）二月十日，蒙藏委員會根據前項條例，公布〈喇嘛轉世辦法〉一種，其二條謂：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暨向來轉世之呼圖克圖：：等圓寂後，均准尋認呼畢勒罕，其向不轉世之尋常喇嘛圓寂後，均不准尋認呼畢勒罕。」

第三條謂：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後，應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備案，由其高級徒眾尋找具有靈異之同年齡幼童二人以上，以為各該喇嘛之呼畢勒罕候補人，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查核，分別掣簽。」⑥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二月一日，九輩班禪在青海玉樹結古寺甲拉頗章宮圓寂。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三月十二日蒙藏委員會呈奉行政院三月二十六日順貳字第五三七七號指令提經第五五次會議通過及國防最高委員會第六〇次會議備案，頒布〈徵認班禪呼畢勒罕辦法〉三條，作為選定班禪呼畢勒罕處理準則：

- 一、班禪轉世靈童由班禪徒屬尋訪。
- 二、班禪呼畢勒罕候選人，准由西藏宗教首領就班禪徒屬所報靈童中負責認定三人。

三、呼畢勒罕候選人三名決定後，由西藏政府呈報中央派員在拉薩大招（昭）舉行掣簽，簽定一名為呼畢勒罕⑦。

可見此一辦法，重點仍在重申確定金瓶掣簽制度，然而不論前此在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對於十四輩達賴喇嘛靈童之確認，與其後在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對十輩班禪額爾德尼靈童之確認，皆因靈童僅有一名，報請中央政府援例核准並主持坐床，皆未適用金瓶掣簽辦法。

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主持坐床典禮專使關吉玉主持



下，十輩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在青海塔爾寺坐床，正式承襲班禪之位。四十年（一九五一）五月二十三日，大陸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依照協議規定，十輩班禪率其堪布會議廳官員於當年十二月十九日離開塔爾寺返藏，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四月二十八日抵達拉薩，與十四輩達賴喇嘛相晤，會談融洽，十三輩達賴與九輩班禪之間長期失和之陰影，至此煙消雲散。六月九日離開拉薩，二十五日返抵扎什倫布，恢復往昔與達賴分駐前後藏，同為藏傳佛教最高領袖，在中共安排下治理藏地。

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三月，西藏抗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班禪頓成藏地唯一最高宗教領袖，甚受中共器重，但因不滿中共治藏政策，五十一年（一九六二）五月，寫了〈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的「七萬言書」，措詞激烈，惹惱了毛澤東，於是被視為「階級敵人」，十一月，被戴上「反共產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三頂大帽子，將近二十四年之久，直到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四月五日始被人大主席團摘掉，距其次年（一九八九）一月二十八日在日喀則圓寂尚不足一

年。文革期間，班禪被關繫獄九年又八個月，歷盡人間人間劫難，聞曾一度企圖自殺，因得周恩來庇護，幸而不死。後雖獲釋出獄，並任人大副委員長，重為中共治藏橋樑，終因心臟病發突然去世，年僅五十一歲。

達賴喇嘛久走不歸，班禪為大陸藏胞最高精神領袖，對中共治藏關係重大，一旦缺位，影響自非小可，如何早日擇定新任班禪，當為中共所重視。同時因達賴雖在海外，卻對藏事無時無刻莫不寄以最大關切，新輩班禪與達賴關係如何，對藏事當有極大影響，因此對於新輩班禪之人選，自始即予至深關懷，並欲藉傳統認定班禪呼畢勒罕之方式，表示若非經其同意，新輩班禪在藏胞心目中的職位將有極大瑕疵，甚至認為中共單方選定之人選為非法，此種看法固然未必適當，正因問題之複雜難解，故在班禪圓寂之後的第三天，大陸國務院即對班禪治喪與轉世迅速作成三條決定，對尋訪新輩班禪靈童作出具體規定，然而直至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十二月八日，十一輩班禪額爾德尼始在扎什倫布舉行坐床，距前輩班禪圓寂已六年有餘，可見經過並不順利，茲分述如次。

## 貳、十輩班禪之圓寂與轉世

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一月二十九日，中共在班禪圓寂約十六個小時後才正式發佈消息，有謂當時可能是需要時間調動軍隊，加強戒備<sup>⑧</sup>。新華社報導說，班禪在二十二日主持五至九輩班禪合葬的班禪東陵扎什南捷開光典禮期間，連日舉行座談會及為信眾摸頂，操勞過度，心臟病發而死。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發佈〈祈禱文〉，首段稱：

「我們沈痛宣佈：智慧壇城的地圓之主，稱持金剛無與倫比的第十輩班禪額爾德尼·羅桑成烈倫珠確吉堅贊，一切有為，皆是無常，於藏曆第十七繞回土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公曆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時十六分圓寂。」<sup>⑨</sup>

七屆人大常委會同日發表訃告，稱班禪為「我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國務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中國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組織「外交部長」、達賴喇嘛的發言人達希汪地對記者表示：「班禪在協助藏人自我認同方面頗有貢獻，他在中共政權與西藏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我們對此非常震驚、哀傷，這真是一大損失。」「雖然大家都認為班禪親北京

政權，但是我們仍然把他視為一個西藏民族主義領袖，因為他只要有機會，就會為西藏人民的權利，及為達賴喇嘛講話，也正因為如此，他有了不少麻煩。」⑩

三十日，大陸國務院對班禪治喪與轉世事宜作出三條決定：

「一、在日喀則市扎什倫布寺修建第十輩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遺體靈塔和祀殿，供後人瞻仰朝拜。

二、由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軌，舉行宗教悼念活動，辦理遺體保存等事宜，經費由國家撥專款。

三、由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負責，並視必要請中國佛教協會、佛協西藏分會協助，辦理第十輩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等事宜，報國務院批准。」

同日，並組成治喪委員會，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任主任，七屆人大委員長萬里、七屆政協主席李先念等七人為副主任，二月十五日假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班禪大師追悼會，萬里致悼詞，譽「班禪副委員長是中國共產黨合作共事的一位難得的摯友和諍友。」「班禪副委員長的逝世，使我們國家失去

了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國務活動家；使我們黨失去了一位忠誠的朋友；使藏族人民失去了一位傑出的愛國宗教領袖。」<sup>⑪</sup>

在印度的達賴喇嘛除致電班禪父母致唁外，三十日發表聲明，稱讚班禪是一個自由鬥士，為他的去世深感悲痛。當天，在其達姆沙拉（Dharamsala）住所主持宗教儀式，哀悼班禪，所有西藏機構及藏人屯墾區全部關閉三天，以示哀悼，流亡藏人並在屯墾區內舉行三天的祈禱會，祈求班禪早日轉世。在尼泊爾的藏人各佛教寺廟皆為班禪祈禱，西藏流亡組織並通令其駐歐美及日本等七國的「代表辦事處」，以及分佈世界各地約五百個寺廟和佛教中心，一律點燃數百明燈，保持三天三夜的通明，為班禪哀悼三天。班禪故鄉青海省循化縣溫都鄉附近方圓百里的藏胞，為哀悼班禪去世，將三天不飲不食。新華社報導說，這種追悼方式，是藏族的傳統習俗。溫都鄉藏胞在班禪故居搭建靈堂，點起三百餘盞酥油長明燈，手持哈達，匍匐在班禪遺像之前，連連叩拜，同時在春節年節期間，將不飲酒、不歌舞，而去寺廟朝拜頌經<sup>⑫</sup>。

十輩班禪所以同時受到中共與達賴喇嘛的重視，都認為他是中共與西藏關係

中極為重要的人物，乃是因為他的確是中共和西藏人民唯一同時可以被接受的人，此種地位，在他去世之後，不知要到何時才能找到這樣一位可以替代的人選。

為了爭取藏胞向心，維持西藏安定，減輕班禪死後達賴在藏人中更加重要的影響，中共必須快速而慎重處理者，已經由國務院迅速宣佈要替班禪修築靈塔並由扎什倫布寺尋找轉世靈童，報請國務院批准，繼承班禪法統。

歷代班禪駐錫的扎什倫布寺，在文革期間受損極重，程度僅次於甘丹寺，寺內原建四至九輩班禪靈塔悉遭破壞。一九七三年，中共以保護之立場重修扎什倫布，撥專款人民幣七十萬元修建四輩班禪靈塔，重修祀殿金頂，至一九七五年完工。十輩班禪復出之後，以修築五至九輩班禪合葬靈塔為最大心願，經國務院批准，自一九八五年動工，由十輩班禪親自主持工程進行，歷時三年八個月，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完工，取名「班禪東陵扎什南捷」（吉祥勝利），中共撥用專款人民幣六七〇餘萬元，一九八九年一月，十輩班禪親來西藏主持開光典禮，竟因心臟病發逝世於此。當月三十日，即班禪圓寂後第三天，國務院即據扎寺民主

管理委員會及僧眾請求，決定保存班禪法體、修建靈塔祀殿、尋訪轉世靈童等事宜，概依傳統儀式及歷史慣例，由扎寺民主管理委員會全責進行，中共此一公告，大大鼓舞了人心，去除藏民心中疑慮，發揮了收攬人心的功效<sup>⑬</sup>。

在扎寺民管會主任恰札·強巴赤列活佛主持之下，立即依傳統方法保存班禪法體，以金粉重繪臉容，經卜卦，擇定五月二十六日由德虔格桑頗章宮移至扎寺致甲大殿供奉，並接受群眾瞻仰，俟靈塔建成再行移入。靈塔則採班禪生前親自為修建五至九輩班禪合葬靈塔選定的最佳方案，設計施工均由日喀則地區完成，工程技術人員表示，要把藏族古代建築與現代工程技術相結合，一九九〇年九月在扎什倫布寺開工，七十四歲的班禪母親堯西·索朗卓瑪和自治區有關領導及近三千名信眾參加了奠基儀式<sup>⑭</sup>。十輩班禪靈塔是西藏歷史上第一座金質靈塔，中共中央政府撥用專款人民幣六·六二〇萬元、黃金七五〇公斤、白銀二七五公斤<sup>⑮</sup>，一九九三年八月完工，命名「釋頌南捷」（三界勝利），八月三十日上午八時三十分，班禪法體由八名喇嘛用特製黃緞法轎，從供奉了四年多的扎什倫布寺致甲大殿，抬往靈塔祀殿，經念經祈禱，迎請法體到靈塔，移入封塔。班禪母親

堯西·索朗卓瑪和大師弟弟貢布加專程從青海前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熱地，自治區主席江村羅布等黨政軍領導和日喀則地區有關方面負責人出席了儀式。九月四日，靈塔、祀殿舉行開光典禮，除班禪母、弟外，中共中央特派「國務院國務委員兼秘書長」羅幹代表全國人大、政協、國務院前來參加，並與班禪母親索朗卓瑪、恰札活佛、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共同舉行開光典禮。該塔有別於銀塔扎什南捷，外表全部包金，塔瓶底層安置世俗五穀、藥物、珍寶，中層安放藏經及歷代班禪論著，上層佛龕供奉班禪法體，並安放其生前使用之衣物、法器<sup>①⑥</sup>。中共不惜重資，為班禪建立西藏前所未有金質靈塔，深得藏胞讚揚，可想而知。

班禪的轉世，乃是他圓寂以後最為重要的問題，不論在宗教上、政治上都關乎漢藏關係的發展，甚至與西藏前途命運密切相關，故同為中共和達賴極力爭取並掌握。所以在班禪死訊發佈的第二天，中共國務院就快速作成決定並予公告，授權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全責辦理，報請國務院批准。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扎寺民管會在拉薩雪林多吉頗章舉行記者會，宣



稱遵照國務院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通告第三條，關於尋訪認定第十輩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大師轉世靈童的決定，經報國務院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批准，並就有關事宜，公告如下：

一、第十輩班禪大師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由扎什倫布寺負責，請第十輩班禪大師的經師嘉雅活佛和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主任恰札·強巴赤列活佛主持。扎什倫布寺主要活佛、高僧若干人參加辦理轉世靈童的尋訪和認定等有關事宜。

二、邀請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名譽會長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會長色吉堪蘇·倫珠陶凱，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副會長生欽·洛桑堅贊活佛、策墨林·單增赤列活佛、波米·強巴洛珠活佛等，對尋訪認定事宜，進行必要的協助和指導。

三、根據我們憲法規定，按照藏傳佛教的遺規和尋訪認定歷輩班禪大師轉世靈童的歷史慣例，第十輩班禪大師的轉世靈童在我國國內尋訪。目前有

關準備工作已經開始，特此公告<sup>⑰</sup>。

就是說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工作不僅已經開始，而且將來所選靈童必須出自中國大陸，一舉阻絕了達賴在國外尋訪靈童的企圖。尋訪工作在恰札活佛主持的「十輩班禪靈童尋訪小組」籌備下進行，依傳統規矩，向青康藏等區大寺發放了佈施，請求修法祈禱靈童早日轉世，並先後派出部分堪布前往日喀則仁布縣在雍普則列湖和山南加查縣的拉莫拉措湖進行朝湖觀湖儀式。八十年（一九九一）四月，扎寺邀請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及各有關省、自治區各大高僧、活佛及宗教界知名人士，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尋訪會議，向他們通報有關轉世靈童尋訪工作情況，並聽取建議和意見<sup>⑱</sup>。八十二年（一九九三）四月，恰札活佛接受記者採訪時謂：尋訪工作正嚴格按照宗教儀軌進行，尋訪過程要念許多避邪及祈禱經文，並派高僧觀看神湖，經果癡兆顯示吉祥。尋訪進入第二階段，靈童將主要在藏區尋訪。當詢及是否已具有靈童候選人時，恰札笑答一旦時機成熟將予以公佈，尋訪過程也將一併公之於眾<sup>⑲</sup>。

七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尋訪小組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尋訪會議。會議仍由恰

札活佛主持，由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區活佛、高僧、知名人士組成的尋訪小組成員出席了會議，國務委員羅平、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兆國，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熱地到會祝賀。恰札向會議通報四年多來尋訪靈童的情況，會議認為札什倫布寺為尋訪靈童做了大量工作，各項佛事活動圓滿、順利。會議還討論了扎寺關於開展下一步尋訪事宜的意見。會議希望達賴喇嘛在尋訪十輩班禪轉世靈童這件佛門盛事上，能夠尊重藏傳佛教的宗教儀軌和歷史慣例，尊重藏傳佛教界愛國人士和信教群眾的選擇，尊重中央政府的指導和批准權。恰札活佛向會議報告說，扎寺已通過適當方式，向達賴喇嘛通報了班禪轉世靈童尋訪事宜的情況。這段時間內謠言四起，有謂扎寺已訪得靈童，收入寺內教育，但為恰札活佛所否認。另說達賴喇嘛經由管道向西藏僧侶宣佈，非經其認定之靈童，不具有班禪的領導地位。亦有謂中共本已找妥靈童，因缺達賴的同意，導致青海幾位權威活佛的反對，使得中共束手無策<sup>②</sup>，以致尋訪認定班禪轉世靈童一案稽延不決。

## 參、十一輩班禪之確定與坐床

八十四年（一九九五）五月十四日，達賴喇嘛突然在印度新德里向各界宣稱他已認證新輩班禪靈童，並發表文告指出：該靈童名為根敦卻吉尼瑪，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生於那曲地區嘉黎縣的一個半遊牧家庭，父名袞卻彭措，母名德銘卻敦。隨後不久又公佈了該靈童的照片。達賴表示，此番認證，完全由於旅印扎什倫布寺及各界團體與相關人士的努力，俾能進行各項測驗，決定靈童。他堅信認證完全合乎宗教傳統，並為靈童取定法名為「且曾根敦益西成列彭措見桑布」，舉行了名為「即刻滿願」的長壽法儀軌。達賴強調，此項認定純屬宗教性質，並非政治事務，希望中共了解並支持，且協助靈童接受適當宗教訓練。因為五月十四日為釋迦佛首次傳授時輪教法，而時輪教法與班禪淵源深厚，係其主修之教法，乃使該日顯得別具意義。達賴的發言人同時表示，已將此項消息透過大陸駐印大使館轉達北京當局及扎什倫布寺，並說明達賴並未見過此名靈童，但與其父母一直有信件來往<sup>②</sup>。

達賴此舉，不僅使中共大感震撼，亦為之手足無措，但其基本立場，乃對達

賴自行決定的認證堅決反對。否則，不但因此將增長達賴的聲勢，也等於承認達賴在班禪傳承上有決定權，自前清以來中央政府一貫對達賴、班禪轉世坐床所行使之決定權因而將發生動搖，無異喪失中央對西藏地方主權之行使，嗣後治藏將面臨更多更大的困難，這將是中共絕難容忍的事情。但因此乃西藏事務，其最佳作法，應該先使藏人對達賴認證一事反應冷淡，同時再予嚴詞駁斥，俾能取信於人。故在達賴公告本案之次日即五月十五日，西藏武警總隊即接奉命令進入戰備狀態，防範藏民針對達賴的認證，聚眾進行大規模慶祝活動。十六日，開始有大量群眾前往那曲地區朝拜靈童，均為警方限制出入，以免釀成鉅變。西藏自治區黨委本日舉行緊急會議，制定八條反制措施，扎什倫布寺民管會的十一個成員中，有七人向中共當局表明，無論如何均支持中共的決定，副主任乎拉活佛且打算發表聲明：依班禪尋訪慣例，應先由中央政府認定批准，再呈報達賴，此項程序不能違反，是以中共對於西藏內部先行穩定了局勢<sup>②②</sup>。

在對外的反應上，十六日，大陸駐印使館正式表示，拒絕為達賴轉達此項消息予北京，並告知新華社，達賴喇嘛「並沒有任何的權力要求其聲明傳給西藏的

信徒們。」十七日，中共發動各界開始抨擊達賴喇嘛，「國務院宗教局」首先發難，該局發言人表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名號是清朝中央政府冊封的，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清廷頒行「金瓶掣簽」制度，達賴、班禪轉世靈童之認證，係作傳統宗教儀軌尋訪數名，在大昭寺釋迦佛像前進行金瓶掣簽，決定一人呈報中央批准。該發言人強調：十輩班禪圓寂後，國務院已公告決定靈童認定須報中央批准，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成立靈童尋訪小組，依宗教儀軌及程序積極進行尋訪事宜，且已獲得重要進展，目前仍在進行中，即使受到達賴阻擾，相信藏傳佛教界必能排除困難，完成認證事宜。達賴的認證，否定了大陸當局的最終決定權，完全是非法且無效的<sup>②</sup>。

十八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表示，達賴之認證是分裂國家的行為。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班禪轉世靈童尋訪總顧問趙樸初謂：十輩班禪大師生前為中國佛協名譽會長，與他共事，交往甚深，大師在圓寂前四天，即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五省區部分宗教人士座談會上，特別談了活佛轉世問題，提出應「先找出三個預選靈童，然後逐一進行調查」「我想到在釋迦

牟尼跟前，採取『金瓶掣簽』的辦法來確定是最好的。因為釋迦牟尼是大家公認的，以後有誤的話，也可請釋迦牟尼來指示。」這些話，可說是大師臨終前的重要遺言。大師生前不止一次說過，他愛國愛教的遺願如未圓滿成就，一定會乘願再來，故在大師圓寂後，經常為彼祈禱，盼他早日轉世，乘願坐床，繼續行願，願行圓滿，悉地成就。扎寺民管會負責尋訪靈童，六年來按照藏傳佛教儀軌和程序，作了大量週密工作，誰知就在尋訪工作緊張進行過程中，達賴喇嘛竟然不顧一切，宣佈西藏一名兒童為「班禪轉世靈童」，這是在政治上搞分裂活動，是非法的、無效的，就宗教方面說也是違背宗喀巴大師的囑託和格魯巴三昧耶戒的教理的<sup>②4</sup>。

十九日，西藏知名愛國人士和宗教界上層人士，在拉薩分別舉行座談會，以親身經歷和大量歷史事實，駁斥達賴在印度擅自認定班禪靈童之非法和無效行徑，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及西藏各地佛教界活佛、高僧參加座談。大陸宗教界人士，包括中國佛協副會長卻西、刀述仁、周紹良、淨慧，北京市佛協會長修明、雍和宮住持布丹，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

教團主席宗懷德，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安士偉，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殷繼增，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謝忠信等在北京舉行座談，一致認為達賴此舉，是達賴集團在一系列分裂祖國的政治活動屢遭失敗後，利用班禪轉世此一宗教事務，繼續進行分裂活動的政治圖謀<sup>(25)</sup>。

二十日，上海佛教界人士集會座談，認為達賴擅立靈童，意在分裂祖國，其做法是非法和無效的<sup>(26)</sup>。

二十三日，青海西寧地區宗教界對達賴擅立靈童事，舉行聲討座談；雲南省佛協、雲南省藏傳佛教活佛轉世指導委員會，在昆明聯合舉行座談會；二十四日，新華社拉薩報導，政協西藏自治區第六屆第三次會議發表聲明，皆對達賴認證靈童有所指責<sup>(27)</sup>。

在大陸對達賴認證班禪靈童一片撻伐聲中，五月三十一日香港南華早報透露，扎寺民管會主任、靈童尋訪小組主持人恰札活佛四月中前往北京訪問，並向當局報告工作進展，五月十四日離京，預定十七日返回拉薩，途經四川為中共所拘留，被拘時間應在十六、十七日之間。六月三日達賴要求釋放恰札，中共則否



認有拘留之事。有謂因恰札透露有關消息給達賴，致達賴搶先公告認證靈童，致中共在這件事上失去先機，使達賴有決定靈童認定最後權力之機會，因而遭到拘捕<sup>②</sup>。其實早在一九九三年七月第二次尋訪會議中，恰札活佛即曾向會議報告過，扎寺已通過適當方式向達賴通報了靈童尋訪的情況，希望獲得達賴對這件事上應有的尊重，所以，達賴對於扎寺尋訪靈童之事早有所悉，只不過中共稽延不決，被達賴在認定公告上佔了先機而已。故恰札活佛由京返藏正當達賴宣佈此事之際，中共惟恐恰札回藏在本案節外生枝，乃在途中將被先予留置。

中共全力駁斥達賴之時，國外同情或支持達賴的言論亦紛紛出現。美國雖不明白支持達賴做法，五月十七日即在大陸駐印使館拒絕替達賴轉達認證靈童訊息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伯恩斯曾表示：美國政府對中共當局的立場極感失望，此事再度引起爭議，令人懷疑中共尊重西藏宗教信仰的作法與決心。一向支持達賴的美國維吉尼亞大學霍普金斯教授於五月二十八日表示：無神論的共產黨要認證一位轉世的活佛，此已顯示出中共將宗教問題扭曲成為政治問題；歷史上「金瓶掣簽」制度隨著漢人對西藏影響力的減退，已逐漸由藏人自行主持，所謂西藏

政府必須響應中央政府的這種說法，本身即是可笑的<sup>②9</sup>。霍普金斯的見解雖與史實未盡相符，卻某種程度地坐實了中共指責達賴搞分裂運動的說法。

中共雖力斥達賴片面認證靈童之非法與無效，但對此一靈童的身分並未有何主張，此或由於這名靈童原來亦為扎寺尋得，並已獲得若干上層喇嘛認可，中共若在駁斥達賴同時否認此一靈童，無疑將樹立許多敵人，何況另立靈童，按照繁複程序，曠日費時，固不知何時始能辦好，而且達賴必不肯對新立靈童予以同意，縱然新的靈童選定，在藏人心目中之威信，自然大為減色。故當時論者曾認為，中共應不致另覓靈童，但必定加強對該靈童的控制，即使該靈童是由達賴所認證，也僅不過突顯達賴的地位，在中共控制之下，當不致使達賴獲得太多的利益，尤其在對西藏宗教界的影響，為了防止達賴藉此擴張在西藏的影響，限制靈童與達賴之間的來往，將是中共進一步的措施<sup>③0</sup>。甚至認為在手續的形式上，則不妨由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與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以類似當年班禪堪布會議廳與拉薩噶夏政府之地位，會同將尋訪與認證經過報請大陸中央國務院批准，符合國務院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的公告，使靈童正式合法成為十一輩班禪

額爾德尼，則新輩班禪不過一個六歲孩童，嗣後尚有相當長的時間須在扎寺民管會輔助監護之下，中共正好透過扎寺民管會挾天子以令諸侯，仍可收「以教輔政」，貫徹其治藏政策的實施。

或謂達賴認證之靈童出生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距十輩班禪圓寂之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尚欠三天始滿三個月，轉世時間如此之短，不合人類十月懷胎始能降生自然法則，但此種情形業已有例可循，其最佳例證即為前輩班禪額爾德尼。九輩班禪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圓寂，其後經班禪堪布會議廳尋訪認證之靈童官保慈丹出生在民國二十七年農曆一月初三日，換算陽曆為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距九輩班禪之逝亦僅二個月又一天而已。當時即有認為轉世懷胎要十個月才能誕生，班禪堪布會議廳以及佛教人士則認為，活佛可不只一個化身，其在世時，靈魂即可依附在別人身上進行轉世，所以轉世時間雖然不足十個月，也是符合佛教教義的<sup>③①</sup>。雖然如此，倘若靈童轉世時間符合自然條件，一則可以少費唇舌，二則更易取得大眾信仰，自然更為妥當。

達賴片面認定靈童，中共雖然對外駁斥，對內防範，但情況顯然並不順利。

七月十一日，西藏中共領導人在扎寺指責達賴擅定靈童不當時，約有百名喇嘛竟發噓聲，並與發言人發生口角，同時以石塊丟擲中共官員汽車，隔日，喇嘛聯合抵制一項公辦宗教儀式，引起共軍進入該寺，並逮捕喇嘛，有謂中共為此逮捕人數已有四十八人<sup>③②</sup>。由此看來，故謂中共對於本案，實不宜再事拖延，否則夜長夢多，正不知將有多少困擾。

果然，十月十九日報導指出，十月間，許多西藏高僧奉召上北京，並被告知要準備舉行金瓶掣簽事宜，他們只知這項簽選靈童的儀式在近期內舉行，但無確定日期<sup>③③</sup>。二十二日，西藏流亡政府在達姆沙拉發表聲明，譴責中共另選靈童<sup>③④</sup>；二十六日報載，中共官員在電話訪問中透露，掌理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亦即主辦班禪靈童尋訪的該寺住持恰札仁波切，已在上（九）月被正式撤職查辦。該官員雖拒絕說明恰札革職之理由，亦無進一步說明整肅扎寺行動的細節，報導說：總部設在倫敦的西藏新聞網聲明指出，日喀則的宗教事務局官員七月十四日已發布命令，指派八名西藏人士組成新的扎寺民管會<sup>③⑤</sup>。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前在六月三日否認拘禁恰扎活佛一事，已是確有其事，而中共之必欲儘速解決

此一問題更是毋庸置疑。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小組在北京軍方所屬的京西賓館舉行第三次會議，有謂此次會議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因在十一月八日起集會，故亦稱「一一八行動」<sup>③⑥</sup>。出席尋訪小組以取代原來的恰札活佛的嘉雅活佛為首，有扎什倫布寺主要活佛、堪布和高僧七十五人，另有一個顧問班子，則以大陸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為總顧問、副會長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為顧問。十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江澤民、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中央黨校校長胡錦濤等要員齊集京西賓館接見了出席會議的人員，除了國務院總理李鵬去了三峽工地、人大委員長喬石出國訪問外，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全部到齊，另外尚有國家副主席榮毅仁、首席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中央統戰部長王兆國等參加會見，可見中共對掌控尋訪工作的重視<sup>③⑦</sup>。

據新華社報導，江澤民在會見尋訪小組時表示，幾年來，大陸高僧和宗教界人士為尋訪班禪轉世靈童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希望大家團結一

致，再接再勵，早日完成這項工作<sup>③⑧</sup>。李瑞環代表中共在這次尋訪會議上，表明對達賴極度不滿，把十輩班禪去世六年來，尋訪工作迄未完成，歸咎於達賴云：「歷史上班禪轉世靈童尋訪認定有快有慢，悚則三年多，慢則十幾年。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快一點，之所以至今未能如願，主要是受到達賴集團的干擾和破壞。」進而宣稱：「中央認為條件已經具備，應該抓緊時間，加強工作，爭取早日完成靈童尋訪工作。」李瑞環並重申清廷頒行而為中共認定的金瓶掣簽制度，以強調中共的主導權為：

- 一、成立以扎什倫布寺活佛、高僧為主的尋訪班子。
  - 二、按照宗教儀軌和程序進行轉世靈童的尋訪。
  - 三、把參加掣簽的候選兒童報請中央政府批准。
  - 四、由中央政府派員主持舉行金瓶掣簽。
  - 五、把掣簽認定的靈童報請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繼位。
  - 六、由中央政府派員主持舉行轉世靈童坐床典禮。
- 為了對抗達賴，李瑞環對所謂達賴、班禪互為師弟的說法有所說明，他說：

「這種師徒關係隨緣而起，時斷時續，並非宗教儀軌。據檔案記載，十位班禪大師中有七位沒有拜達賴為師。十世班禪與十四世達賴從來就沒有『師徒關係』。」<sup>(39)</sup>

李瑞環的講話，確為歷史事實。此外他激烈批評達賴叛國，推許班禪愛國，無異使「愛國主義」成為靈童檢視的最新基本標準，「愛國」原是每一國民之本義務，強調愛護國家，自是無可厚非。

尋訪小組第三次會議結束以後，按金瓶掣簽的原則，積極展開確定靈童工作。十一月二十八日，香港《南華早報》報導，西藏各地喇嘛陸續抵達拉薩，準備參加挑選班禪轉世靈童儀式，他們將從三名男童中，簽選一人為班禪轉世靈童<sup>(40)</sup>。

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輩班禪轉世靈童的金瓶掣簽儀式，在曙光初照的拉薩大昭寺舉行。

儀式開始，首先，由大陸國務院代表、國務委員羅幹宣讀有關三名兒童為金瓶掣簽候選人的批准書，再由特派專員、西藏自治區主席江村羅布宣布金瓶掣簽

開始。

接著，兩名身穿紫紅袈裟的年輕僧人，恭敬奉出金瓶，這是一七九三年由清朝乾隆皇帝頒賜給西藏的吉祥至寶。在場的大陸國務院代表、特派專員、西藏自治區領導人、高僧活佛、三名靈童的父母，對寫有三名候選兒童姓名的象牙簽牌一一作了查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宣布名簽書寫正確。三名靈童分別為來自西藏首府北部遊牧地區那曲的堅贊諾布（吉奧森諾布）與徹臨汪杜，以及來自拉薩本地的瑙汪納杜<sup>④</sup>，達賴所選之靈童並不在內。扎什倫布寺民管會主任、尋訪小組負責人喇嘛次仁，把名簽放在簽筒中搖動數次後，一併裝入金瓶，並將金瓶供奉在釋迦牟尼像前。此時，數十名僧人高聲念經祈禱，然後由大陸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會長、尋訪小組成員波米·強巴洛珠掣簽。這位年過七旬、精通五部大論的代理甘丹池巴，面向釋迦牟尼像和金瓶深深頂禮，默默祈禱，然後掣出一簽，遞給江村羅布。

江村羅布請在場的中共領導人及高僧活佛、中簽兒童父母驗視名簽之後宣布：「嘉黎縣堅贊諾布中簽，為第十世班禪轉世靈童，待報國務院批准繼任為第



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這時現場法號齊鳴，人們拋撒糌粍，歡呼之聲經久不息。

金瓶掣簽後，轉世靈童拜高僧波米·強巴洛珠為師，波米·強巴洛珠按宗教儀軌為轉世靈童剃度，取法名為「吉尊·洛桑強巴倫珠確吉杰布·白桑布。」

堅贊諾布，生於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二月十三日，在十輩班禪圓寂以後一年又半個月，按藏族習慣時年六歲，父親索南扎巴，母親桑吉卓瑪，居住藏北嘉黎縣<sup>④</sup>。對於堅贊諾布何以能成為十輩班禪轉世靈童候選人，據北京新華社指出，扎什倫布寺十輩班禪轉世靈童尋訪人員密訪時，發現堅贊諾布「吉兆明顯、靈異特著、十分聰慧、性情嚴肅、溫和、容貌、體型良好健康。」而尋訪人員根據「觀湖顯影、問卜算卦顯示、自身吉兆、家鄉景色」等綜合特徵，認為堅贊諾布是最具吉兆的靈童<sup>④</sup>。

中共新華社不僅在拉薩詳細報導靈童產生的過程，並在《人民日報》發表〈班禪轉世靈童是如何產生的〉專文，指金瓶掣簽自古以來就是中央政府對西藏行使主權的一種制度，在法律上具有正當性。達賴喇嘛則在其流亡政府所在地的

達姆沙拉發表聲明，表示無法接受中共所宣布的十輩班禪轉世靈童<sup>(44)</sup>。

為了打鐵趁熱，大陸國務院迅速批准堅贊諾布繼任第十一輩班禪額爾德尼。十二月六日，中共派國務委員李鐵映前往西藏，主持新輩班禪坐床典禮。是日，李鐵映抵達拉薩機場，改乘汽車前往日喀則進入市區時，聚集在大街兩側的僧俗群眾揮舞鮮花，熱烈歡迎，扎什倫布寺的喇嘛也身披袈裟，以宗教禮儀迎接。

當天下午，十一輩班禪額爾德尼由其經師、父母及扎寺民管會負責人陪同，前往李鐵映住地拜望，李氏與班禪握手，互贈哈達。李鐵映代表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祝賀堅贊諾布被認定為十輩班禪轉世靈童，和繼任為十一輩班禪。李氏希望十一輩班禪能發揚十輩班禪愛國愛教傳統。七日下午，李鐵映會見藏傳佛教界高僧代表，希望他們愛國愛教、維護祖國統一。

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十二月八日，十一輩班禪額爾德尼堅贊諾布在日喀則扎什倫布寺舉行坐床典禮。班禪靈童與參加典禮人員凌晨五時半自拉薩出發赴日喀則，在迎佛帳中舉行迎佛儀式後，靈童乘黃緞包裹的紅旗轎車進入日喀則市區，八時，坐床典禮在扎什倫布寺舉行<sup>(45)</sup>。李鐵映代表國務院向十一輩班禪頒授

金冊金印。冊文指出，歷輩班禪額爾德尼皆傾心內向，捍衛國家統一，維護民族團結，潛修內典，明心見性，為佛門眾望之所歸，為世人之所崇敬。金冊稱，今班禪轉世業已法定，特依歷史定制為第十一輩班禪額爾德尼舉行坐床典禮，並授漢藏兩體文金印金冊，用示榮褒，以期繼續發揚愛國愛教之歷史傳統，廣結善緣，以利西藏發展進步<sup>④6</sup>。

十一輩班禪額爾德尼坐床以後，由班禪座寺扎什倫布寺喇嘛組成致謝團，陪同班禪前往北京，八十五年（一九九六）一月十二日至中南海拜見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堅贊諾布向江澤民獻哈達，表示要「感謝黨中央，感謝江主席」，並將「好好學習，做一個愛國愛教的活佛。」江澤民則表示，希望十一輩班禪「做一個擁護黨的領導，熱愛祖國，愛國愛教的宗教領袖，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做出貢獻。」江澤民同時還強調中共「一貫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陪同江澤民接受班禪「拜見」的有大陸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院秘書長即代表國務院前往拉薩參加班禪金瓶掣簽的羅幹、統戰部長王兆國等<sup>④7</sup>。未幾，十一輩班禪及其雙親與導師波米·強巴洛珠活佛即被接往北京，住在懷柔縣前北京市委書記陳

希同及前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王寶森的別墅中<sup>(48)</sup>，似欲在班禪之生活及教育上有更多的安排與培育，將來更能配合中共治藏政策的遵行。

## 肆、餘波

前後稽延六年多的十輩班禪轉世事件，終因十一輩班禪正式坐床而告一段落，但是此一事件所涉及的一些問題，如中共與達賴的關係亦即西藏前途問題，不僅未獲得任何和解的可能，反而各自堅持，繼毫沒有忍讓寬容和平解決問題的跡象。

由於班禪在藏傳佛教地位的崇高，在達賴羈留海外期間，他除了是藏地最高宗教領袖，政治上的影響力，縱在中共強勢統治之下，仍有其不可忽視的力量，因此對於新輩班禪人選的決定，中共與達賴自始即欲主控在自己手中，各自運用的方式是，中共強調金瓶掣籤制度，達賴雖不能否定此二百多年行之已久的定制，但一方面儘量予以淡化，同時強調藏人自主，藉達賴、班禪互為師弟例證，力主靈童非經達賴同意，難獲藏人接受，事實上，完全由達賴片面決定靈童人

選，在中共統治下之西藏。此舉，亦必緣木求魚，絕無可能。

中共當局對此知之甚稔，起初亦欲稍事讓步，以便順利產生新輩班禪，安定西藏的統治，所以在尋訪小組第二次會議時，恰札活佛亦曾言及透過適當管道，與達賴通報了靈童人選問題。據八十四年（一九九五）五月曾到拉薩訪問的蒙藏委員會人員表示，中共官員曾向他透露，原先雙方早就對靈童人選達成某種共識，而北京方面計畫在九月一日共軍入藏四十週年紀念時，對外公布靈童人選，但是達賴卻搶先在五月十四日公布了靈童人選，故意排除中央政府歷來在這個問題上的最後追認權<sup>④</sup>。大陸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十一月十日在尋訪小組第三次會議的講話，也間接證實了中共對達賴插手靈童尋訪工作的容忍，他透露，達賴透過靈童尋訪班子中的個人（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主任、尋訪小組負責人），在最後三名參與金瓶掣簽的靈童中，插入他後來在五月十四日宣布的靈童根敦卻吉尼瑪，當北京催促尋訪小組上報金瓶掣簽人選時，達賴又「加碼」要求取消金瓶掣簽，而以根敦卻吉尼瑪為唯一人選，這使得中共覺得達賴「插手」此事，已經「干擾了正常的尋訪進程」而予以拒絕，達賴隨在五月十四日搶先公布

了靈童人選，雙方關係完全陷入僵局<sup>⑤④</sup>，恰札活佛也在離京返藏途中在成都被拘留，旋被軟禁於拉薩，遭到撤職查辦的處分<sup>⑤⑤</sup>。

有謂達賴也並非一直和北京方面「搞對抗」，例如一九九四年三月，西藏第三大活佛十七輩噶瑪巴闍雙胞時，達賴就未強力支持海外流亡教派推舉的靈童人選，但在班禪轉世靈童問題上，達賴卻採取了先發制人的策略。蒙藏委員會人員分析指出，主要原因可能是西藏流亡組織擔心，如果在班禪轉世這類影響西藏情勢的重大問題上，海外組織再不表態的話，未來可能完全喪失對西藏事務的發言權，隨著達賴本人多次表示不再轉世後，這種危機感就更加重<sup>⑤⑥</sup>。實則達賴之未強力支持海外流亡教派推舉的噶瑪巴靈童人選，不僅因為達賴在離藏走印之前，原無權過問黃教以外各派活佛轉世問題<sup>⑤⑦</sup>，而且白教長久以來已屬純宗教方面，近三百年來，藏地政治皆在黃教格魯派即達賴、班禪一派所掌握，達賴尚在，班禪雖居其次，達賴不再轉世，班禪便是獨尊，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所以噶瑪巴之轉世可以不問，班禪靈童則不能放鬆。因為班禪並非單純宗教領袖，而是和達賴同為政教領袖，他的一切和西藏前途密切相關。

十一輩班禪坐床以後，達賴接受日本東京新聞訪問表示，和中共有關班禪轉世靈童認定問題的爭論，實在非常不幸和遺憾，全盤看來，中共對西藏或達賴的壓力愈來愈大，特別最近對達賴尤其嚴厲，中共如能採取更為開放而柔軟的對應，應該可以解決問題。問題之一是中共把西藏的現狀說是「已經自治了」，但是西藏是否自治從這次班禪轉世靈童問題來看就一目瞭然。達賴提的是「真正的自治」，除了由中共處理的外交與國防之外，教育、經濟、貿易、宗教等事務都應該全面由藏人自理。達賴又謂：

「中共政府現在不僅是對西藏，對香港、台灣以及其國內的反政府運動家都採取嚴厲的政策，這種姿態只會妨礙問題的解決，也會對西藏與中國大陸長期的利害關係帶來非常大的弊害。」<sup>⑤4</sup>

達賴答覆訪問的談話，認為中共如能採取更為開放而柔軟的對應，可以解決問題，他所要求外交、國防以外之內政事務完全自理，則是我中華民國政府一向所持之蒙藏政策；至於他指出中共對藏、對台採取嚴厲政策，只會妨礙問題的解決，鑑於近來中共對台文攻武嚇一再施以強大壓力，誠然只會妨礙問題的解決，

中共當局何不多多考慮達賴建議採取更為開放柔軟的對應？

或謂達賴、班禪的轉世，何不使他像一般活佛轉世，如一些包括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伯恩斯在內的人表示宗教的歸宗教、政治的歸政治，成為純宗教的非政治事務，豈不省卻多少糾紛？論者有謂，這是不了解西藏的傳統，一個政教合一的社會如何去把政教分開<sup>55</sup>？其實現在就認為西藏應該政教分離，不僅不了解西藏的傳統，抑且忽略了人類政治發展的歷史。西藏從元世祖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忽必烈冊封花教薩迦派教主八思巴為「大寶法王」並將十三萬戶政教大權全部賞與八思巴開始，到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中共鎮壓抗暴運動實行所謂民主改革為止，歷時近七個世紀<sup>56</sup>，大體均為政教合一制度，當權教派與政治權力互為依存根深蒂固，不僅形成牢不可破的社會傳統，亦無政教分離思想的衍生。再就人類政治發展的歷史言，乃是由神權而君權而民權的，一直到君權高漲的時代，大致仍屬政教合一時代，宗教與政治清楚劃分，是民主時代的事，而且是經過一翻痛苦的奮鬥才獲得的。西藏自一九五九年在中共無神論的主控下進行民主改革三十餘年，仍不得不借重班禪額爾德尼這樣的宗教人物來遂行統治，一則可以看



出宗教在西藏社會力量之大，一則亦可證明西藏的政治發展與真正的民主——非社會主義的民主尚有一段距離。民主政治乃世界潮流所趨，過去由於西藏地理環境特殊，交通異常不便，對外隔絕，民主之風，跚跚來遲，故藏地政教分離，雖勢所必然，但其實現當在實踐民主之日而非現在。

註釋：

註①：風波臣（張京華）：《藏傳佛教的活佛轉世》，頁五——三，浙江人民出版社、淑馨出版社合作出版，民國八十一年（一九九二）十二月初版，台北。

註②：丹津諾布：〈班禪轉世靈童已告失蹤〉（《九十年代》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頁三一，香港）。

註③：大清高宗（乾隆）純皇帝實錄，卷一四二五，頁一三下——一四下。

註④：「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漢文文件至今未見，有據三種藏文抄本譯出，頭條內容為：

「關於尋找活佛及呼圖克圖的靈童問題，依照藏人例俗，確認靈童必問卜於四大護法，這樣就難免發生弊端。大皇帝為求黃教得到興隆，特賜一金瓶，今後遇到尋認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於簽牌上，放進瓶內，選派真正有學問的活佛，祈禱七日，然後由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佛像前正式認定。假

若找到靈童只有一名，亦須將靈童的名字的簽牌和一個沒有名字的簽牌，共同放進瓶內，假若抽出沒有名字的簽牌，就不能認定已尋得的兒童，而要另外尋找。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像父子（按：應譯為師徒）一樣，認定他們的靈童時，亦須將他們的名字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牌上，同樣進行，這些都是大皇帝為了黃教的興隆和不使護法弄虛作弊。這個金瓶平時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護淨潔，並進行奉養」。——蔡志純、黃顯編著：《活佛轉世》，頁二二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一九九二年九月第一版，一九九三年三月二次印刷，北京。

註⑤：同②（《九十年代》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頁三二）。

註⑥：同④，蔡志純、黃顯，前書，頁二三六。

註⑦：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九世班禪圓寂致祭和十世班禪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二〇九，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一月第一版，北京。

註⑧：〈蒙藏地方敵情動態〉（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敵情週報》第二三二

期，頁六，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台北）。

註⑨：趙志邦：〈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之逝〉（《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四期〔總號第三二三號〕，頁二一，傳記文學編輯委員會編輯，傳記文學雜誌社發行，民國七十八年四月一日出版，台北）。

註⑩：閔燮：〈班禪逝世後的西藏情勢展望〉（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敵情週報》第二三四期，頁八引「法新社」，新德里，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電文；同前註。

註⑪：同⑨，趙志邦，前文（《傳記文學》三二三號，頁二一—二二）。

註⑫：同⑩閔燮，前文（《蒙藏地區敵情週報》第二三四期，頁九—一〇引《聯合報》，台北，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報導、駐東京特派員陳澤禎，同年二月三日報導。「法新社」，加德滿都，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報導。「中央社」，台北，同年二月一日報導。

註⑬：張福成：〈由十世班禪圓寂論西藏「活佛轉世」〉（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三卷第一期，頁一五七—一五九，民國八十三年一月，

台北)。

註⑭：〈蒙藏現況〉(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週報》第三一三期，頁七一八，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二日，台北)。

註⑮：〈現況報導〉(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月報》，頁四一，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台北)。

註⑯：〈現況報導〉(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週報》，頁三四—三五；八一，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台北)；同⑬，張福成，前文(《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三卷第一期，頁一五九—一六〇)。

註⑰：〈蒙藏現況〉(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週報》第二六一期，頁二—三，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台北)。此處文字係據中共西藏人民廣播電台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廣播紀錄。

註⑱：〈現況報導〉(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月報》，頁九四，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台北)；〈現況報導〉(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月報》，頁二一，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台北)。

註⑱：〈現況報導〉（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月報》，頁四〇—四一，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台北）。

註⑳：〈現況報導〉（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月報》，頁二〇—二一，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又，頁一六三，民國八十三年一月）。

註㉑：〈達賴喇嘛尋獲班禪靈童及其對中共西藏宗教政策之影響〉（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六期，頁九九，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台北）；《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報導。

註㉒：同前註（《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六期，頁一〇〇）。

註㉓：同㉑（《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六期，頁一〇〇—一〇一）。

註㉔：〈現況報導〉（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五期，頁六三—六五，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台北）；同㉑（《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六期，頁一〇一）。

註㉕：同前註（《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五期，頁六五—六九；七一—七二）。

註②⑥：同②④（《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五期，頁七四—七五）。

註②⑦：同②④（《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五期，頁九二—九七）。

註②⑧：同②①（《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六期，頁一〇二）。

註②⑨：同②①（《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六期，頁一〇二—一〇三）。

註③⑩：同②①（《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六期，頁一〇七）。

註③⑪：同④，蔡志純，黃灝，前書，頁一六四—一六五；同②①（《蒙藏地區現況月報》第四卷第六期，頁一〇八引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一；東方出版社，北京）。

註③⑫：《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七日，美聯社北京報導。

註③⑬：《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社香港報導。

註③⑭：《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法新社新德里二十二日電。

註③⑮：《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路透社北京電。

註③⑯：曉明、陳力：〈班禪轉世靈童掣籤內幕〉（《九十年代》一九九六年三

月，頁九）。

註③⑦：《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台北電。

註③⑧：《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大陸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註③⑨：同③⑦。

註④⑩：《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社香港電。

註④⑪：《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美聯社北京電。以時間推算，三名靈童候選人在尋訪小組第三次會議時已經決定。

註④⑫：嘉黎縣為那曲地區所轄九縣之一。《西藏風物志》，頁二，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一九九二年四月第三次印刷。

註④⑬：《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央社台北電。

註④⑭：《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陸新聞中心北京報導及綜合二十九日外電報導。

註④⑮：同④⑭（《九十年代》一九九六年三月，頁一二）。



註④⑥：《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九日，中央社台北電。

註④⑦：《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三日，大陸新聞中心北京報導。

註④⑧：同③⑥（《九十年代》一九九六年三月，頁一二—一三）。

註④⑨：《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央社特稿（政治角力或可圓滿收場）。

註⑤⑩：同前註。

註⑤⑪：《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央社香港電。

註⑤⑫：同④⑨。

註⑤⑬：張駿逸：〈政教合一社會如何政教分開？——論西藏「金瓶掣籤」制度始末與昔今狀況〉（《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二日）。

註⑤⑭：《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東京特派員陳世昌二十四日電。

註⑤⑮：同⑤⑬，張駿逸，前文。

註⑤⑯：楊許浩：〈簡析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吳從眾選編：《西藏封建農

《奴制研究論文選》，頁三一五，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版，北京）。